

---

新加坡 – GAC 全体会议 10  
2014 年 3 月 23 日（周日）– 17:30 - 18:00  
ICANN – 新加坡，新加坡市

DRYDEN 主席：

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收到由西班牙牵头的工作方法小组的更新，其中的一些项目或文档需要进行讨论。现在，请 **Gema** 先为我们介绍这些更新，然后带领我们讨论这些内容。

请讲。

西班牙代表：

谢谢。说到更新，经过夏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这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之后，工作组的活动大幅减少。

我们并不是很活跃。我们需要等（音频不清晰），以确定是否可以拿到 **ACIG** 起草的实施计划。我们知道与 **ACIG** 的合同协商尚未结束，因此我们被迫停滞下来。这就是他们至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或成果的原因。虽然如此，在本次新加坡会议的筹备阶段，我决定稍微敦促一下其余两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会议公开性，即会议是否公开举办的问题和 **GAC** 如何制定决策的问题。如何改进共识规则，是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尝试其他的备选可能性或方法。

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工作非常复杂，在本次新加坡会议召开前，我们只能将时间放在新版的会议公开性文档上。

新加坡会议的意图不是开展更广泛的讨论，而是给成员们时间学习和消化此新版文档，并听取各方的建议意见，从而可以通过工作组

---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的邮件列表或整个 GAC 的邮件列表在线讨论该文档，具体使用哪种邮件列表，由大家的喜好而定。如果大家准备在这里提出，欢迎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第二篇是关于决策制定流程的文件，还在重新起草中。我的目标是在本次新加坡会议后共享一份新版文档。我们可以怀着相同的目的，在线讨论这个文档，希望在伦敦会议召开前对决策制定流程的某些改进达成共识。

另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也应该多加讨论，就是副主席的人数和角色问题。必须承认，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了，特别是考虑到 GAC 成员今年所从事的工作，我也邀请了他们与我们的工作组一起分享各自的观点。我们将选举新的副主席。这个机会恰逢其时，可以体现副主席所担任的重要职责。我认为这次机会非常珍贵。但总会有改进的空间，这可能就是我们讨论此问题的时机。

Heather 已表示我们完全有机会在本次会议上签署 ACIG 合同，或者在本次会议结束前签署，非常感谢 ACIG 和其他主席开始紧急优先处理此实施计划中的问题。例如，制定 GAC 年度工作计划和日历；如何划分秘书处的职能和角色；尝试制定准备议程和分发草稿记录的时间表；如何改进 GAC 网站，以包含有关审议和活动的更多信息，从而使其成为与其余 ICANN 社群沟通和欢迎新 GAC 成员的另一种途径。

同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处理。我们的目的是尽快起草此实施计划，同时在这里和伦敦会议上进行讨论。这样参加伦敦会议的高层官员立即就能批准。这些高层官员不会参与讨论这些工

作方法的详细内容，因而最好是将完成的工作、可能发生的情况或整个 GAC 采纳的工作呈现给他们。我非常希望此次就能够通过在线或会议电话进行合作，尽可能在伦敦会议前完成此项工作。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授权调查范围。我想大家也都希望这样吧？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想要做些补充，-- 您来讲吧。

DRYDEN 主席：

非常感谢您的最新情况介绍，西班牙代表。这对于我们了解你们的进展非常有帮助。我觉得你们已经开始着手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许多人都同意这一点。我们都清楚，如果将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组织到一起，就可以加快这些工作的进度。你们在工作组的工作基础上所做的演示使我们了解到我们需要执行的一些工作，令我倍受鼓舞。

好了。我们有一些授权调查范围草案，这些草案是 Tom 就工作方式问题为工作组草拟的。这些草案非常简短，已投影在屏幕上。希望大家仔细阅读一下。大家对此文本有什么建议吗？我希望 GAC 同意这些授权调查范围，那么我们很快就能够从这个问题向下进行了。

印度尼西亚代表，请讲。

印度尼西亚代表：

谢谢主席。我的建议不是实际的措辞，而是 GAC 自身的想法。

首先，我建议加强我们的 GAC，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更加强大的秘书处。我希望 ACIG、合同或以前提及的任何问题都能尽快敲定，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组建一个更强大的 GAC。

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的许多事情都需要 GAC 给出最终决定。不仅仅 .spa 和 .halal 等，还有许多其他事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果断的 GAC，能够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状况，因为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紧急状况需要 GAC 来做出某种决策，例如对 ICANN 董事的工作提出意见。

所以说 GAC 秘书处的活动应该加强。必须直接与所有 GAC 成员联系。之前提到过，邮件列表必须 -- 怎么说呢？必须完整。大家都清楚，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如前所述，我们需要了解 GAC 成员如何应对 GNSO 或其他组织的特定请求。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于设定（音频不清晰）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GAC 成员不仅是来自一个国家/地区的一个人。我需要与同事（例如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同事）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一些问题，这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希望早晨 7:00 就肩并肩地坐在这里。当然，如果我坐在这儿，而我的朋友背对着我坐在几米之外，那么讨论起来就有点困难了。这种事情很简单，很容易操作，但需要把这件事情安排下来，这样 GAC 的决策才能更加完善。

因此主席女士，我建议在伦敦召开的 ICANN 第 50 届会议上，尝试成立一个更加强大的 GAC 来制定决策、对其他支持组织提出意见和对工作组、工作团队等其他机构的工作提出意见。

非常感谢大家。

DRYDEN 主席：

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



大家对授权调查范围还有其他意见吗，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达成一致？那么，接下来我们更广泛地讨论一下工作方式问题。

好，西班牙代表 Gema，您还有意见？然后请伊朗代表发言。

西班牙代表：

是的，我有一点疑问。本着我们的持续性原则，我希望工作组坚持一直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尽管某些改进非常容易实施，而且不会影响 GAC 的运作原则，但其中有些改进却可能会对 GAC 运作原则产生影响。希望在我们就此达到一致后，工作组的第二阶段工作是针对 GAC 运作原则起草修正内容。

但在此之后，我能看到 GAC 工作方式的使命吗？这就是我一直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原因。

每件事总有改善空间，但大家总该有个最终目标吧。这就是我的问题。

DRYDEN 主席：

谢谢。

Tom 对我说，他希望在文字中看到持续改进的概念。我们即将进行修订，如果这样不能完全回答你的问题，我希望能通过具体的建议来修改文本，这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请伊朗代表，然后是澳大利亚代表。对不起，伊朗代表之后是欧洲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女士，我提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将第一行中的“will”替换为“should”。这个建议很简单。

在第四行中，我不理解“accountability”的意思。工作组应该如何研究和推荐 GAC 的责任？对谁负责？

我们是政府的代表。我们对我们的政府负责。仅此而已。GAC 不会对任何机构负有集体责任。

因此，我认为这里用的“accountability”不是很合适。效率、效力、及时性、透明度都没有问题。但我认为不需要“accountability”这个词，应该去掉。

谢谢。

DRYDEN 主席：

谢谢你，伊朗代表。

欧洲委员会代表，请讲。

欧洲委员会代表：

首先，我要对 Gema 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在这个问题上的辛苦工作深表感谢，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欧洲成员的核心事宜，而且我非常高兴印度尼西亚等其他重要国家对这方面问题做了简要说明。

实际上我也非常支持 Gema 对去掉持续性原则的看法，我们必须要有里程碑。我的意思是，我清楚这不是改革，这是一个不断完善

过程，我也希望到时候能够完全完成。但正如印度尼西亚代表提出的，我希望看到我们有明确的里程碑。我认为，伦敦会议非常适合确定这种里程碑，届时我们可以让参加会议的高层官员给我们做出评估，而且可能就像 Gema 说的那样，甚至提出变更运作原则的提案，因为我们去年已经发现，运作原则中存在缺陷，而且各个不同的部分间还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

现在提几个语言问题，这不是我的强项。以前有人讲过，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或者可能是第三语言。但我还是非常希望明确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伊朗代表所讲的内容，我不同意他提出的理由，因为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担负着责任。作为咨询委员会成员，我们都应对董事会负责。当然也应对互联网的最终用户负责。面向董事会和最终用户的职能需要我们了解 GAC 的职能是在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中发挥作用的。

如果去掉责任性，我会非常难过，但我认为对在此处保留责任性的争论已足以能够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董事会的政府咨询小组。

谢谢。

DRYDEN 主席：

谢谢欧洲委员会代表。

似乎大家非常同意将“will”更改为“should”。那就这么定了。

好了。我们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然后是丹麦和美国代表。

澳大利亚代表：

谢谢主席。再次感谢 Gema 用这么长时间来改进 GAC 的工作方式。

首先，我在 GAC 列表问题上提到过，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授权调查范围或这一章节非常好。对于持续性问题，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这是件好事。

目前我们看到了两个 ATRT 审核。这两个审核都建议改进 GAC 的工作方式。我认为没有任何原因在某个阶段结束这一过程。任何组织或小组都可以改进。我支持同事们的观点，需要确定里程碑和提出具体建议，我还没有读过这些内容，但感觉持续性原则的意思有些模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可以对文本进行修改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同时保留这两条。我认为具有一个可以不断继续下去的持续过程对于开展工作很有帮助，同时具体目标和里程碑的想法也非常有用。

因此，如果同事们可以提出具体的建议，并对实施里程碑等提出建议，则可以达到同时兼顾这两者的效果，这可能会非常有帮助。

我认为这个内容很好，而我也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同时保留这两条。

DRYDEN 主席：

好了。我觉得澳大利亚代表的提议非常好，可以帮助我们打消之前听到的一些顾虑，进而最终确定该文本。

我们请丹麦代表发言，然后是美国代表。



丹麦代表： 非常感谢大家。首先，我同意欧洲委员会代表的观点，而且也非常感谢 **Gema** 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这些重要文档上的辛苦工作，同时我还想提醒大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决定在文件中实施一些建议，我认为我们应该展示已对此达成的一致，在伦敦召开的高层 **GAC** 会议就非常适合展示我们工作的进展。非常感谢大家。

**DRYDEN** 主席： 谢谢。下面请美国代表和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女士。我也要感谢 **Gema**，她的工作使我们在工作组级别的工作重心集中在那些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上。

之前我也曾参加过其他的工作，只是想小小地提醒一下，发现我自己有些不清楚工作组通过了哪些事项以及 **GAC** 通过了哪些事项。

我过去在工作组中工作的经验是我们向 **GAC** 提出提案，然后我们收到来自所有 **GAC** 成员的反馈。我有些不确定我们的这些提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不仅仅是共识问题，而且还是是否公开的问题。

我认为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工作有所帮助。如果在座各位只有我存在这种困惑，好吧，我道歉。但我认为这对于清楚了解 **GAC** 提出的和已通过的事项非常有帮助。因此，关于丹麦同事所讲的，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哪个文件已得到批准，可以参照以前的干预。诚然我还不能告诉大家 **GAC** 是否 -- 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非常漫长，我记不起我们讨论了哪些内容。我认为西班牙代表提供的 **PPT** 非常

有帮助。它肯定地告诉我们所处的阶段。我不记得我们进行了哪种类型的沟通，但作为工作组的成员，我确信 GAC 曾讲过许多事宜已经敲定。

我完全同意许多这样的事情已经进行了讨论，而且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我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需要更广泛的 GAC 社群再次回顾一下。例如，副主席的职责或角色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讨论是否需要考虑所有地区全部参与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提出过。但在发送给工作组的一个文档给人一种感觉，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就是工作组建议副主席承担大量分配任务。我不记得我们对此进行过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在某些文档中未曾提及的另一点是针对特定问题创立工作组以帮助 GAC 主席或和副主席推进工作的概念。坦率地讲，虽然我们都欢迎大家提供额外支持，但我非常担心 GAC 对秘书处所能提供支持的期望，这看起来有点让人担心。我看到 Tom Dale 的表情。清单会变得越来越长。我认为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期望。这对于所有工作都有帮助。我建议我们应明确工作组和 GAC 分别对哪些事宜达成了一致以及工作组的哪些工作仍悬而未决，需呈报给整个 GAC。对于同事们的观点我深表感谢，这对我们明确是否将这个清单带回本国非常有帮助。我对于部长和高层官员能否花费时间讨论 GAC 内部工作方式问题存在一些疑虑。我还有一点困惑。不知道对于这些问题高层官员的议程是怎样安排的。因此我想提醒大家，我完全不确定目前我们是否已准备支持这种做法。我希望我们的主持同事加入我们。或许在我们讨论更高层次的会议日程时，可以关注

---

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承认有些疑虑，因为我不确定他们会处理我们提出的哪些提议。谢谢。

DRYDEN 主席： 是的。下一位代表继续发言前，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意见吗？

[演讲者离麦克风较远，音频不清晰。]

DRYDEN 主席： 好了。

好了，我看到澳大利亚、欧洲委员会、马里和伊朗的代表请求发言。

那么我们继续。有请澳大利亚代表。

澳大利亚代表： 谢谢主席。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本次讨论和下发到 GAC 邮件列表的电子邮件让我认识到，无论在高层会议中是否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在伦敦会议上正式讨论它们。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目标。

我并不清楚是否能够通过高层官员解决这些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那么，让我们向这个目标努力吧。

如果我们今天达不到目标，那么我们就对实现目标的一些具体步骤达成一致。

我提议下发一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讨论的一些内容，我们的思想要更开阔一些。我们大家都同意一点：有些事宜很容易实施；有些事宜需要与社群的其他方协调完成；而有些事宜则非常棘手。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在伦敦会议上能够全部达成一致的事宜分发下去。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下发一个人们可以表示不同意的清单。我们可以分发一个带有选择框的具体事宜清单。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就此达成共识，然后将其呈给 GAC，表明这些事宜我们可以在伦敦会议前完成。我们只需听取一些意见，然后将其完成。我认为这会非常有帮助。对于引起任何混乱的事宜，则应将其删除。

但愿某些事宜只有存在不确定性或有些混乱。例如一些我们尚未解决的事宜，在我们将其单独列出来征询人们的意见之后，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这就是我的提议。

DRYDEN 主席：

好的，澳大利亚代表。我认为这个提议很不错。您提醒了我们伦敦会议的目标就是已明确准备实施和已达成共识的事宜。明确了在此问题上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好，下面依次请欧洲委员会、马里和伊朗代表发言。随后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今天会议的进行总结了。当然，西班牙代表作为本主题的主持，可随时加入。

请欧洲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洲委员会代表：

谢谢。我感觉 Peter 帮我向 Suzanne 详细说明了我要讨论的内容。大家已清楚了我的想法。应该非常清楚了。我还想稍微改变一下我们欧洲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一般来说，结果是工作组将问题呈给欧

洲委员会的高层工作组，它是一个由实际批准某些事宜的部长组成的理事会。它的工作只是做最终决定。不应参与任何讨论。但从我们的角度讲，在该级别做出批准再合适不过了。我完全赞同这一点。Peter 了解我对此问题的看法。这很好。我的法律建议还提到，我们不会对董事会负责。我收回这种说法。但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我们在所从事的工作方面必须更加专业。我认为，我们至少负责互联网治理利益相关方的运作。因此，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非常强大，而且在这个工作组中表现良好。谢谢。

>>

Gema 有什么要说的吗？

西班牙代表：

谢谢主席女士。我只想提一点，参考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中的内容，其中显示，关于工作方式，一系列的直接措施已经确定，并且已在逐步实施中。其他事宜将与相关计划（包括 ATRT2 过程）协同进行。因此，我感到很奇怪，如果美国政府确实希望继续讨论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中标明了。谢谢。

DRYDEN 主席：

感谢您的发言。我认为有一件事需要澄清。澳大利亚代表的提议让我们这么做。坦率地说，Tom 也表示同意。他的立场就是完成提出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这样解决这个问题了。

下面请马里代表发言。

---

马里代表： 谢谢，总裁女士。

谢谢主席女士。我对西班牙同事交付的工作质量深表感谢。我有一点点小顾虑。为了衡量 GAC 成员的效率和责任，我们应向他们提供使用其工作语言的文档。这个问题还尚未考虑。如果确实希望正确评估我们的工作质量，则请注意，必须使用其语言交付文档。

DRYDEN 主席： 谢谢。下面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你，主席女士。主席女士，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看，“accountable”是一个形容词。其意思是报告的义务。我们没有义务向 ICANN 报告。我们是告知，而不是报告。Accountable 还有解释的意思。我们不会向 ICANN 做出任何解释。我们会对 ICANN 提出建议。它还有责任的意思。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提供建议、回答和支持。鉴于此原因，女士，我强烈建议删除“accountable”一词。

谢谢。

DRYDEN 主席： 谢谢你，伊朗代表。

新西兰代表，请讲。

新西兰代表:

谢谢 Heather。我只是想对欧洲委员会代表的最后一个观点发表一点儿看法。一共两点：一点是我记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提出了大量协议措施，只是许多已纳入工作方式文档的观点没有正式签署。我记得新西兰接受了这些观点。但也提出警告，有些领域还存在极大的争议，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考虑。我们讨论了两组问题。实际上，我们并未对所有问题都达成一致。我原本希望现在我们已签署了这些问题。有些问题需要我们与秘书处签署协议，由他们来完成一些工作。大家都知道，并没有签署这样的协议。而且有些领域存在极大的争议。因此，我十分怀疑这些问题能够在面对面的会议以外解决，当然也不可能在伦敦会议前的短期内解决。

我还有一点想谈一谈：GAC 不会对高层官员负责。特别是，高层会议是高层官员的 GAC 会议，不是 GAC 的高层官员。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明确，而且很容易理解。我们并不对此负责。我们只对我们的部长和国家负责。作为集体性质的 GAC，我们不会对 GAC 的某些高层官员负责。谢谢。

DRYDEN 主席:

好了。我看到没有人再请求发言了。下面再次有请 Gema。

西班牙代表:

谢谢 Heather。在做出答复前听听每个人的观点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答复所有评论。

我不同意美国政府的意见。抱歉，我不得不这么做。

您提到文件没有提交。我认为这并不属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召开之前，我就将不同的文件纳入了一个文档中，并将其分发了

下去。澳大利亚代表也提出将工作项目分开，而且分发了单独的工作文件。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我将工作划分为多个主题，首先是 -- 我不记得是以哪个主题开始的了，但我划分了主题，而且设定了讨论每个主题的时间安排。然后我进行了总结，并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编写了概述。大家都有了这些文件。

第二，关于秘书处在支持主席和副主席方面的任务，我认为，在任何公司中，秘书处的职责都是支持主席和副主席及工作组中的一般成员。这就是我们额外需要秘书处支持的原因。

我感觉许多问题都非常容易解决。我清楚 GAC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中承认这一点。尽管正如新西兰代表所讲，并没有就每个项目正式达成协议，但提供了一个包含所有工作的演示文稿，所有提议都包含在每个工作主题中。由于没有人对本文稿的简单部分提出异议，我们就通过了这个文稿。这就是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不仅表示对一些不存在争议的问题已取得进展，而且还让秘书处负责草拟相关的实施计划。因此这可能会让委员会认为，秘书处在使用他们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一致的内容拟定实施计划。确实有些问题被我们搁置起来，因为这些问题被证明存在较大的争议。第一个是会议的公开性问题。第二个是决策制定流程问题。第三是副主席的角色问题。文件的这一部分可视为未被批准。因此，尽管这是概述文件的一部分，也需要和公开性和决策制定流程问题一样，拿出来做进一步讨论。

关于高层会议，我并不指望我的老板来这里讨论工作方式。这就是我最初说那些话的原因。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可能就会成为高层会议关心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对没有充分改善工作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马里代表对文件工作语言的观点，我已经努力将即将分发的所有文档翻译成西班牙语，至少让 GAC 有了一点多语言的味道。

但没能翻译法语、中文、俄语或葡萄牙语。我已经尽力了。我无法翻译所有语言，因为我不可能会讲这么多种语言。但我会采纳这个观点，努力提供更多语言版本的工作文档。

谢谢。

DRYDEN 主席：

感谢西班牙代表。我看到好些人请求发言。我认为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

对于您的最后一个要点，文档的译文我们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ICANN 将在我们的请求下制作此类文档。他们很快就会采用这些文档。因此我认为这涉及到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开始将问题相应地移交给工作组。由于 GAC 内部需要讨论董事会的建议，因此有些事情将会放缓一些。这就是文档译文或在电话会议上提供口译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当时的确需要做这种安排。有些情况下，我们不能像过去几年要求的那样快速开展工作。因为对本委员会一直有一些实际需求。而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加快我们的步伐。但我认为，目前我们已得到了支持，可以将进度放缓一些。这一点我们可以承受，因为我们需要人们全面参与。与工作方式有关的工作组也不例外。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工作组的结果是大家完全参与的结果。否则，它们对我们实际开展工作没有任何价值。

通过今天大家提出的建议，我弄清楚了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会修订授权调查范围并分发下去。目前我们要为伦敦会议制定一个项目清单，来确定会议上可以实施的项目以及在工作组内部开展其他项目的长期工作，同时明确与其他工作的联系，以便我们更加清楚这些工作。同时我对提出的某些程序问题也非常敏感。再有，有时为了满足组织其他部分开展讨论和制定决策的需要，我们的进度不得不很快。但我们现在需要 -- 我们会多加注意流程。我非常清楚，工作组的结果会提交给 GAC。这是 GAC 的常务工作。本会议室的在座各位就是制定 GAC 结果相关决策的人员。我认为，非常明显，这就是一个直观的程序问题。我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超时了。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做个小结了。我们负责工作方式工作的领导请我们注意一下文档的公开性和大家提到的其他文档。有问题吗？共识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忘了，会后也可以就此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可以吗？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再次感谢西班牙代表所做的工作。我认为这会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明天的公众论坛会议上再见。

谢谢。

[听力文稿结束]

